

馬仲殊：

中國文學體系

# 中國文學體系

馬仲殊著

上海上

樂華圖書公司出版

1933

中國文學體系 目錄

第一章 古詩一瞥

## 第一節 現存的古詩

擊壤歌——康衢謠——古詩多半僞託——南風歌——卿雲歌——采薇

歌——麥秀歌——參攷中國詩史

## 第一二節 離情別緒

愛好楚聲的原因——楚文學的發展——漁父歌——杞梁妻歎——易水歌——垓下歌——大風歌李陵別歌——烏孫公主悲愁歌——落葉哀蟬

曲——秋風辭——淋池歌——五噫詩

### 第三節 戀歌

琴歌——烏鵲歌——古怨歌——怨歌行——楊白花——敍事詩  
羽林郎——上山採蘼蕪——孔雀東南飛——胡適之氏的考證——推論

### 第四節 西漢五言詩

二九

可疑的作品——一古詩十九首——二蘇李詩——三白頭行與怨歌行  
——四陌上桑——西漢五言的萌芽——戚夫人春歌——華容夫人歌  
——李延年歌——楊惲拊缶歌——黃鸝謠——尹賞歌

### 第五節 節引詩品

五七

發展的梗概——三大時期——品評詩人——鍾氏之失——派別——返于自然

## 第二章 樂府

### 第一節 樂府的名義 ······ 六三

漢之興樂——樂府的解釋  
樂府性別——郭茂倩的十二類——這裏  
只述四種

### 第二節 相和歌辭 ······ 六七

相和六引——相和曲——薤露蒿里——四弦曲  
平調曲——長歌行  
瑟調曲——飲馬長城窟，上留田，孤兒行，公無渡河行——楚調  
曲——側調曲

### 第三節 鼓吹曲……………七三

戰城南——巫山高——將進酒——有所思——上邪

### 第四節 橫吹曲……………七六

古曲已亡——鼓角橫吹曲——企喻歌——琅琊歌——地驅樂歌——捉  
 弱歌——馳驅樂歌——折楊柳歌——幽州馬客吟——鼈頭歌——折楊  
 柳枝歌——木蘭詩考證——敕勒歌

### 第五節 清商曲……………八五

吳聲歌——子夜歌——子夜四時歌——圓扇郎——懊惱歌——桃葉歌  
 ——碧玉歌——華山畿——讀曲歌——玉樹後庭花——西曲歌——石

城曲——烏夜啼——估客樂——三洲——青陽度——孟珠——作蠶絲

——常林獻——青溪小姑曲

## 第二章 入樂絕句

第一節 故事的證明 ······ 九九

——壓卷之作——絕句入樂的論者——霓裳羽衣曲的製作——碧雞漫志的  
考證——舞法的推測——沉香被詔——旗亭畫壁——關于王維——白  
樂天元微之李賀諸人——本事詩所載——薛嵩送紅綃歌——張生故事  
——絕句唱法——陽關三疊

## 第二節 竹枝及其他

——竹枝——劉禹錫——白居易——皇甫松——二楊柳枝——白劉施溫  
 ——三浪淘沙——劉白皇甫——四歌乃曲——元結——五紇那曲——  
 楊太真阿那曲——六拋球樂——崔液的踏歌詞——七宮詞——王建  
 ——八其他——囉噴曲——柘枝引——字字雙——小秦王——金縷曲  
 ——一斛珠——曲詩——九大曲——清平調——水調歌——涼州曲  
 ——伊州曲——陸州曲——曲名舉例——荔枝香——春光好——雨霖  
 霖——念奴嬌——王灼之言

## 第四章 絶妙好詞

### 第一節 詞的起源

一七九

詩詞并存——詩餘之說——樂府之遺——三說之不當——張惠言的主  
 張——作品示例——菩薩蠻與憶秦娥考索——漁歌子——六言的詞

——章臺柳和楊柳枝——劉白之作——謫仙怨的流行——溫庭筠——  
鄭振鐸氏的論斷

## 第二節 亡國之音

一一〇一

自嬴政到朱由檢——唐昭宗李昇——後唐莊宗李存勗——蜀主王衍  
——後蜀主孟昶——洞仙歌的疑詞——南唐後主李煜——顯然的分爲  
兩期——中主李璟——宋徽宗趙佶——李師師的節烈語

## 第三節 女作家

一三二

花蕊夫人——李清照——金石錄後序——再醜辯誣——魏夫人——朱  
淑貞——陸放翁妻——蜀妓——詞妓——琴操——聶勝瓊——嚴蕊  
——管夫人我儂詞

## 第五章 南北曲

### 第一節 曲的起源 ..... 二六五

曲的興起——元曲前身——元曲體製——元曲分期——解放的南曲

——荆劉拜殺——琵琶記

### 第二節 元曲作家 ..... 二七四

關漢卿——王實甫——白樸——馬致遠——鄭光祖——喬吉甫——王

國維的批評

# 第一章 古詩一瞥

## 第一節 現存的古詩

堯舜是我們中國理想的極治時代，到現在還留存着幾首算爲中國最早的古詩。如帝王世紀所載：「帝堯之世，天下太和，百姓無事，有老人擊壤而歌。」這便是有名的擊壤歌。古詩源列爲古逸詩的第一首。這擊壤歌便寫出理想的極治景象。原歌云：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；

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

——帝力于我何有哉？

和擊壤歌比美的，則是康衢謠。康衢謠見于列子仲尼篇。謂「帝治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治與，不治與，億兆願戴已與？」乃微服游於康衢，聞兒童謠云：

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。

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！」

這兩首詩，雖不盡實在，且列子又是偽書，但寫得十分樸質，具着古詩的形式，可說是現存的最古的兩首詩。古詩源于擊壤歌下有案語說，「帝堯以前，近于荒渺，雖有皇娥白帝二歌，係皇嘉僞撰，其事近誣，故以擊壤歌爲始。」其實這也不過是迷信而已。何只帝堯以前，近于荒渺，便帝堯時，下而至于舜禹，也是荒渺，史的事實，全不足信。從另一方面看來，就典籍所載，則中國文學的發展形成，又早在帝堯以前很遠的荒古時代。如呂氏春秋古樂篇上說：「葛天氏之樂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。」好似在那一「不言而信，不化而行」的治世，

去帝堯也不知多少年代，已有風謠之體了。即時代稍後一些的，如夏侯太初辨樂論說：「伏羲氏時，興利教民田魚，則有網罟之歌。」可是這些歌詞，現已不存。

那八闋只存八個名目：一曰載民，二曰玄鳥，三曰遂草木，四曰奮五穀，五曰敬天常，六曰達帝功，七曰依地德，八曰總萬物之極。姑無論這些歌詞已經亡佚，卽以現存的神農氏的教民食穀的豐年之詠，黃帝的金人銘和巾几銘，又能靠得住嗎？恐怕那所謂已經亡佚的八闋和網罟之歌，根本就沒有這詩，只是他們迷古的僞造證據，而歌又不容易做得像，只好託之亡佚，給後人以打不開的悶葫蘆。

### 何以知其然？

照現代歷史研究的新興的推定，則知殷代還是游牧民族，是新石器時代而進入青銅器時代，到了姬周，才是農業興起的時候，是鐵器時代。（參看聯合書店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）那末，神農氏或許只是神話的傳說，他豐年之詠，

當然是不足信的；金人銘的工整的歌詞，也無由在游牧時代以前形成的可能。便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」，也只是依託之辭吧了。

即以可認為實在的殷代，也沒有什麼真正的文學作品。從殷墟裏所發掘的甲骨文字，那只是些干支卜辭之類，簡直談不到文學；而且那時的文字還未有定形，一個字能多至四五十種寫法，這又見出當時文化程度是怎樣的幼稚。即從典籍上看來，則盤庚僅是一種誥讖的文字，亦非純粹的文學作品。再如商頌，雖詩序以商頌便是商詩，但據史記宋世家則又以商頌爲宋詩。詩序本是衛宏僞作，這已覺商頌之爲商詩是不可靠，依陸侃如考訂，商頌實成于周頌之後，不是商時的產品。（參看中國詩史）實在的，若我們承認殷代還在游牧民族時代，怎麼能有純粹的文學作品，至多也不過是些神話傳說而已。

這樣說來，中國文學作品有了記錄，實始于姬周。那些無名氏所嘔出的無數的心血，經孔子編纂了所成的「三百〇五篇」，實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了。

我們無從窺三千篇的全豹，或不只三千篇，這是一樁遺憾。但另一方面看起來，若沒有孔子將那些零碎詩句筆之于簡，連那「三百〇五篇」且或不得流傳於後，那末，這又是很幸運的事了。有些人以爲孔子不會將三千篇刪爲三百篇，引孔子自己說的話爲佐證。但這情理，實在講不通。若是我們不承認詩經爲孔子所編纂的梗籠；既然承認是孔子所編定，則孔子當然要有所取捨，不能說那「三百〇五篇」包括了孔子以前的古詩和當時流行的歌句。大概極力避免孔子刪詩，總繫于功罪的一個問題上；我們把功罪丟開，從想像的事理上——孔子的主觀和刻簡的不便上看來，刪詩是較爲合理的。

總之，講到中國文學的開始紀錄，只有這「三百〇五篇」的詩經是可靠的。不過，這裏所寫出的離騷歌和康衢謠，至少也教我們知道古人希冀極治的理想之世所表現的心理，或者也可看出我們中國人一些崇古的國民性。

舞的時候，也有著名的兩首詩，便是南風歌和卿雲歌。據家語說，「舜彈五

絃之琴，歌南風之詩。」其詩云：

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！

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！

這當然是想像之詞。又尙書大傳謂，「舜將禪禹，於是浚乂百工，相和而歌卿雲。帝倡之，八伯咸稽首而和。帝乃載歌。」卿雲歌是：

卿雲爛兮，糺縵縵兮！

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！

在不久的過去，還把這卿雲歌詞用爲國歌。兩歌爲騷體，已可斷定爲依託之詞；而家語和大傳又皆僞作，更不足信。八伯歌和帝載歌，這裏不再引。

前面幾首，其含意有歌功頌德的嫌疑，下述兩則，却大異其趣。時代興亡，當然要有些感慨的。史記載：武王已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伯夷叔齊恥之，義不食周粟，采薇首陽山，餓且死。作歌云：

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

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

神農虞夏忽焉沒兮，吾適安歸矣？

吁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

這便是采薇歌。又史記載：箕子朝周，過殷墟，感宮室毀壞，生禾黍，箕子傷之。欲哭則不可，欲泣，爲其近婦人。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。詩云：

麥秀漸漸兮，禾黍油油。

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兮！

兩詩雖見史記，但均不能確信爲夷齊和箕子作，而就詩論詩，則音調悽愴，不勝感慨係之。

此外，現存的古詩，如見於：

禮記郊特牲的伊耆氏蠟辭；